



花城年选系列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卢翎◎编选

2013 中国 微型小说 年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花城年选系列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卢翎◎编选

2013 中国 微型小说 年选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3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 ; 卢翎
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940-4

I. ①2… II. ①中… ②卢…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331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篆刻: 朱 涛
责任编辑: 欧阳衡 林 菁 蔡 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视觉传达

书 名	2013 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2013 ZHONG GUO WEI XING XIAO SHUO NIAN 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75 1 插页
字 数	36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2013 微型小说印象（序）

卢 翎

如果，将这一年又一年的微型小说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独立发展的微型小说历史进程中考量，那么，今天的微型小说无疑是精彩的、好看的，是日臻圆熟与精致的。其实，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积累与建设的过程，一年又一年，添砖加瓦，平缓而从容，却也有一种前行中的自足与欢悦。2013 年，应该是这一“进程”中的一个段落，是走向“气象万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平实、稳健，应和着潮流与趋势。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上，它关注着进程中的“当下”，记录历史前行中的“身影”；在当下的语境回眸“历史”，在重叙中走向“历史”的深处。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漫长历史进程中稳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不可遏制地龟裂、瓦解、消逝。近几年来，乡村的凋蔽、家园的荒芜、传统乡村伦理的溃败成为微型小说乡土叙事的重要表征。2013 年的微型小说在这一方面有着较为突出的体现。

土地就是家园，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根，失去了祖祖辈辈于血脉中留存的记忆。陈柳金的《出阁》，在近 60 年社会历史变迁的宏阔背景下，以悲伤的语调讲述了农民在失去土地的那一刻无限的悲哀与无助。作品以祖母的“紫藤盒”贯穿始终，这个神秘的、祖母珍藏了一生的“紫藤盒”，是祖母出嫁时的嫁妆，它装满“红枣、板栗、莲子、花生、稻谷、小麦”，是祖祖辈辈对土地和五谷的

膜拜。“紫藤盒”还是祖母一生辛勤劳作、守护土地与家园的见证。如今，即将成为“裸体农民”的祖母，失去了一切。诀别时刻，仪式的庄严、“紫藤盒”的美丽、“撒帐歌”的欢快将失去土地、家园人们内心的茫然映衬得无限凄凉。

失去了土地、家园的人们，也就如同风雨中的浮萍。赵明宇在《寻找一棵树》中，以主人公近乎疯狂的行为，将这种“怀念”诠释得撕心裂肺。大树陪伴“我”长大成人，它记载了“我”全部生命的记忆。大树被卖到了城里，“我看到大树在风中摇晃着枝头”，仿佛听到它在城市风中悲咽。这悲咽是唱给土地和家园的挽歌，也是人性被辘辘前行的历史车轮碾压时的呻吟与悲咽。

还有《最后的鱼鹰》（陈柳金）、《麦垛》（芦芙荭）、《一头牵不上楼的黑驴》（徐国平）等等，它们不企求记录大时代、大裂变，借助微型小说独有的品质，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生命质感的片断、瞬间呈现出来，成为这个时代的注解。

以土地、血缘、亲情为根本维系乡村生活和睦与温馨的传统乡土伦理，随着土地丧失而崩塌。贪婪、冷酷、丑恶……潘多拉盒子里被释放出来的恶魔，在乡间肆意横行。石建希的《空巢》中，老崔内心的猜疑、恐惧和焦虑映现出空旷的乡村中邪恶如杂草般疯狂地生长，人人自危。田洪波的《请叫我麦子》中，回乡报恩的麦子时时感受着恭敬之中阵阵的“寒意”，这不再是他所熟悉的家乡，那些“重情重义”乡邻既熟悉又陌生，他渴望一声亲切的“麦子”，渴望那曾经的“情义”。安宁的《怯懦》则以女儿的忏悔，将亲情在金钱、地位、社会阶层差距面前的无奈与无助渲染令人心酸。而江岸的《一个人的村庄》则将这乡村生活中传统伦理的溃败推向了极致。年迈的父亲被得到了财产的儿子们遗弃在“大山的褶皱里”，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村庄，“成为了老人一个人的村庄”，孤苦无依寂寞冷清。种菜、卖菜，老人倒也自得其乐。然而，这孤苦无依寂寞清冷的“自得其乐”，却一次次地被山下的儿子们“洗劫一空”。老人茅草屋内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也成为了传统乡土伦理的崩塌后的乡土世界的写照。

二

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的乡土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唤醒了那些沉潜于生命中记忆与情结。着力挖掘生命记忆中往昔生活的诗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审美诉求。江岸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这样写道：“每次写黄泥湾，我都看见孩提时期的许多人，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我的童年时期，和当下的生活格格不入。……就是这样的山水养育了我，那个时期的生活给我打下了太深的烙印。我更喜欢忆旧，只有那个时代的乡村才属于我。我在那个时代切切实实地生活过，生活苦涩因窘得难以想象，但那时我们无拘无束，我是快乐的。”（江岸：《我的微型小说创作》，《亲吻爹娘》，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麦芽糖”或许就是江岸苦涩生活中“甜美”的记忆。《麦芽糖》中，田大妈终于在麦收时节回

到了家乡，“那年秋后，整个村庄的孩子都吃到了田大妈亲手做的又香又甜的麦芽糖”。制作麦芽糖，既不需要复杂的程序，也不需要神奇的秘方，因为田大妈对麦子的“深情厚意”，它格外的“香甜”，这香甜是与明丽纯净的天空、恬淡温馨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日复一日的农事劳作的庄严与欢悦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怀念。

麦芽糖的“香甜”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刻入生命的记忆中，那些和麦芽糖一起融入生命记忆中的还有乡间挑着担子的货郎、走街穿巷的手艺人，他们的到来，是童年生活中最为快乐的记忆。衣袂的《捡豆腐》就讲述一位手艺人的故事。“捡豆腐”即手工制作豆腐，因为这“手艺”，吴二化敌为友，与马老六共赴岁月的艰辛。“捡豆腐居然捡得同生共死”，于是“手艺”，就不单纯只是一种技艺，它还是担当、情义和质朴醇厚的人情。也正是因此，它具有了“温度”，温暖着人心。还有李立泰的《姥爷》、张绍广的《葛花灿烂》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童年的叙述视角、以回忆的方式讲述故事，追忆生命中留下了深刻记忆的人和物件，因为这“温度”，他（它）们成为一种象征，乡土诗意的象征。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手艺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存在于乡村，也遍布于城市。那些身怀绝技的人们，曾经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道风景。在工业化的流水线可以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今天，他们或留存于记忆中，或隐没于繁华喧闹的城市的边缘。穿小巷、过窄桥，在陋巷里、在不起眼的小店中，这些拥有精湛技艺的人们，固执地保留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生活方式，守望着一一种精神。他们的存在似乎只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手艺”：包包子、切干丝、打烧饼……明前茶在《包子王》《煮干丝》《烧饼葛》《药剂师》《熬果酱的女孩》等等作品中，讲述了这样一群人的故事。明前茶是深谙微型小说之道的，在这些作品中，他并不急于表白什么，传达什么，只是平静、舒缓而又温情地讲述每一项平常却又绝世的技艺以及它的一招一式，专注于它们的“体温”、它们所蕴含的岁月沧桑、它们同心灵之间的秘密、它们对自然的敬畏。无疑，作者是要力图保存一些过去的东西，像传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这一切又无不指向现代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作者也深知，这些技艺终将会被机器替代，只适宜放在博物馆中，供人鉴赏、回忆。因此，我很难用反抗工业文明或反思现代化这样的概念去概括这些作品，贴上某种理念的标签。或许明前茶也无意于急切地传达某种价值判断，他只是将生活中稍纵即逝的那一刹那捕捉到，并传达了出来；或许只为一次匆忙凌乱前行中的驻足回眸；为了农业文明残照中那一抹绯红的凄美；为了一种复杂而难尽言的生命意绪……

三

几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微型小说中书写“文革”的作品不多，且多注

重荒谬岁月中美好情愫与高洁人格的呈现。总体上的印象是轻了些，缺乏一种诘问历史的力量。2013年的微型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像《颗粒归仓》（孙昊）、《秘密》（王生文）、《苍生》（田洪波）、《苏小妹》（蓝月）等等。同时，我还读到了这样一些作品，像谢志强的《欧远芳的誓言》（系列微型小说）、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孙艳梅的《朋友》、李永生的《老孙》等，它们显示出微型小说走向历史深处的一种努力。这些作品巧妙地以一个个蕴含丰富历史内涵的片断或物件为叙述的核心，在冷静、内敛的叙述中，撕开历史的重重帷幕，展现极左政治的荒谬、对人的扭曲。

以“革命”的名义，谢志强在《欧远芳的誓言》、《沃土》等微型小说中展现了政治权力伙同男性权力，压抑与戕害女性生命的惨烈图景。为了表明“扎根”的决心，欧远芳剪掉了婀娜多姿令男生们产生无限遐想的辫子。她的性别被泯灭，成了“誓言”的化身，政治的工具。然而，场长儿子使欧远芳怀孕了。虽然作者表达得十分隐晦，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欧阳芳是不情愿的，她只不过是场长儿子的“猎物”。场长的权力使欧远芳避免了被批判的厄运，她却为了“誓言”一次次地堕胎，子宫——象征着女性孕育生命的沃土——备受摧残，再也无法孕育生命。失去了“传宗接代”能力的欧远芳，终被场长儿子抛弃。当“我”再次见到欧远芳，她的长发重又垂腰，仿佛又回到了“起点”，然而，此刻的欧远芳已被剥夺殆尽。“翩翩起舞”的辫子将政治与男性双重权力下女性的悲剧和作者对生命内在疼痛的悲悯与体恤，意味深长地传达出来。

陈敏的《距离》、杨小凡的《梅花引》，都选择了“晚辈”作为叙述者或叙述视点。相对于父辈而言，“我”、麦豆因年幼，“文革”只是懵懂之时内心中一个个谜团，这谜团深深地植入生命记忆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膨胀。“晚辈”们不得不因此探究在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从父辈们的“怪异”行为入手，进入了他们个人的精神空间，在这里，看到的是“噩梦”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终结，相反父辈们的“噩梦”开始于结束之处：忏悔与赎罪伴随着父亲（《距离》）和三弄叔（《梅花引》），父亲在忏悔中度过余生，直到生命结束，而三弄叔终因无法获得救赎，在几十年后投塘自尽。与《距离》、《梅花引》不同，孙艳梅的《朋友》中，老杨以一生的潦倒与平庸保全了父亲，父亲一生固守着这份情义，既是报恩，又是另一种形式的赎罪。“你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不知道其中的厉害。”——父亲一语道破其中“关键”。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叙述无意于重返历史的现场，探寻“真相”。已经长大成人的“晚辈”们更为关注的是对“文革”结束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也是他们成长，并获得认知的岁月）父辈们个体精神空间的凝视，这种凝视，意味作品对“文革”反思在“非人性”“荒谬性”中走向了荒谬历史中个体生命的际遇的呈现，它昭示出，生命中政治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创伤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生命记忆，它顽强地生长着，作用于人的心灵与精神，并使人们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阴影。同时，这种凝视，也将拷问

指向了个体，无论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作为个体在历史悲剧中的责任。

2013年微型小说中，“小说性”的缺失令人堪忧。在阅读与遴选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作品成为了某种理念的直接演绎与诠释，为了所谓的深度、所谓的思想，牺牲了微型小说的“小说性”。微型小说不是概念、理念的传达，这是它与寓言的边界。寓言只需提炼、概括出一个理念、说清一个道理就可以了，而微型小说则不然，它的目的性不如寓言那般直接与强烈的，它的“小说性”要求它是模糊的、感性的、具体的、丰满的、偶然性的、充满烟火味的，它不排斥理念，它排斥的是没有血肉的理念，理念应该如同肌体中的血管那样，深深地植于肌体中，浑然一体。同时，它又拒绝与现实捆绑在一起，拒绝向现实经验臣服。它喜欢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它倚仗高超的艺术的智慧，它向往羚羊挂角之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与故事分道扬镳。它是微小的，但是，与广阔生活世界有着种种隐秘的关联，所以它并不卑微。因为对那个广阔的生活世界“抱有热忱和情感”，于是，“便怀有敬畏之心，自知不得超越有限，将目光放平了”，“专注于局部”，而“惟有特别温柔丰富的心灵，才可能赋局部以完整而活泼的过程”（参见：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第42、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才能建构起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世界。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微型小说创作中小说性的缺失抱有一份应有的警惕。

Contents 目录

001	2013 微型小说印象 (序)	卢 翎
-----	-----------------	-----

第一辑

001	山左史家	聂鑫森
004	紫鹊界	聂鑫森
006	走样	赵 新
008	您知道我是谁么	赵 新
010	大雪纷飞的日子	阿 成
012	鱼醉	阿 成
013	多一事	刘心武
015	照镜子的保安	刘心武
017	动机	孙春平
019	派克钢笔	孙春平

第二辑

021	欧远芳的誓言	谢志强
023	沃土	谢志强
024	橘子树	于德北
026	茱萸	于德北
028	入侵者	芦芙荭
030	麦垛	芦芙荭
032	沉默者	陈 毓

034	糖	陈 毓
036	私语	甘桂芬
037	逃离	甘桂芬
039	出阁	陈柳金
041	最后的鱼鹰	陈柳金

第三辑

043	包子王	明前茶
045	煮干丝	明前茶
046	渡船	王 往
048	乡间读书人	王 往
050	麦芽糖	江 岸
052	一个人的村庄	江 岸
054	一只大鸟	刘 林
057	罗桑到底说了什么	刘 林
059	包叔	安石榴
060	深秋的秘密	安石榴
062	处境	周海亮
064	镜子	周海亮
066	十一条街	于心亮
068	老同学	于心亮

第四辑

071	请叫我麦子	田洪波
073	苍生	田洪波
075	田园牧歌	袁省梅
077	鸽子笼	袁省梅
079	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殷贤华
081	送温暖	殷贤华
082	山上有棵大树	欧阳明
084	老家有多远	欧阳明
086	民工王乐的幸福	徐国平
088	一头牵不上楼的黑驴	徐国平
090	腊伟夫妻	冷清秋
092	到洛河岸边去看海	冷清秋

093	虎子	梅 寒
095	老人和马	梅 寒

第五辑

099	蝴蝶庄	司玉笙
102	七宗罪	陈力娇
104	戏神	刘建超
106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蔡 楠
108	蒲公英的歌唱	曾 颖
110	寻找一棵树	赵明宇
112	黑面陈	墨中白
114	最恩爱的夫妻	闵凡利
115	距离	陈 敏
117	六月六，晒红绿	徐成龙
119	半堂课	王琼华
121	谨慎	邢庆杰
123	梅花引	杨小凡
125	不说爱情	顾文显
127	许武之死	徐水法

第六辑

131	桂花桥	田双伶
134	摆渡	叶仲健
136	婚姻很脆弱	崔 立
137	碧玺	立 夏
140	白虎汤	杨海林
142	讲故事的老树	顾亚红
143	穿越时光的红卫衣	白云朵
145	浪漫之夜	孙道荣
147	牛斗	金 光
149	瘦马	孟宪歧
151	亮虫	朱道能
153	机关的人	蒋 寒
155	平中见奇	蔡中锋
158	局长念白字	韦 名

第七辑

161	世界以痛吻我	郭震生
163	绝鉴	何一飞
165	一个人和羊	王 族
167	鳊鱼	魏柏林
169	老朋友	李 晓
170	夭桃秣李	念 一
172	怯懦	安 宁
174	一棵白菜的意外遭遇	戴玉祥
175	唱戏的赵兴隆	周伶俐
176	卖油条的两口子	刘摘星
179	风雪夜归人	惠中平
180	大城小事	锦 瑟
182	自助餐	尹 广
184	凑数	王振东

第八辑

187	鼯鼠	路 也
189	墨一迪的画	常聪慧
191	陪一只蚂蚁去散步	宁 柏
193	小河悠悠	刘德刚
195	最后	闫高巍
197	古董	耿春元
199	婚誓	胡晓宇
201	黑手	张洪学
203	柿树	茨 园
204	父亲的春运	黑王辉
206	爱情保鲜	黄 华
208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张尚洁
210	穿裙子的少年	橡 皮

第九辑

213	档案里的纸条	陈永平
-----	--------	-----

215	爱情沉醉的春夜	黑王辉
216	报恩记	牧 娃
218	苏小妹	蓝 月
220	颗粒归仓	孙 昊
222	秘密	王生文
224	葛花儿灿烂	张绍广
225	朋友	孙艳梅
227	姥爷	李立泰
229	老孙	李永生
231	捡豆腐	衣 袂
233	行为艺术家	雷杰龙
234	拉住太阳不下山	王存华
236	求你一件事	朱红娜
238	空房子	王 选

第十辑

241	鱼刺	沈洛羊
243	新鲜空气	陈树茂
245	你像一袋盐	杨松华
247	赵秀公园的鸽子	杜文娟
248	我是一个病人	郭震海
250	手术	何君华
252	时差男孩	张晓晗
254	最后一次告别	胡发平
255	采编方法	张 炎
257	寻找一张脸	陈 勤
259	一棵被声名所累的柿子树	秦羽墨
261	承诺	白旭初
263	黑暗中你会看见什么	明晓东
265	捧砚	张晓林

第一辑

山左史家

聂鑫森

湘楚大学历史系已退休多年的平兑之先生，亲自给本系的二十多位中青年教师打电话，称他将于周六中午在“红叶酒楼”设午宴，请赏光莅临。

我也在应邀之列，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我们只是学生的辈分，居然受到先生的宴请。是他七十七岁寿辰还是有什么别的喜事？一打听，都不是。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买过他的藏书！那些书都是珍本，而且不能叫买——每本一律一元，是拐弯抹角的赠送。赠了书，还要设宴款待我们，不能不让人感激涕零。

先生姓平，名兑之，字寒星，一辈子以治史为乐，受人称颂的著作有《中国青铜时代考》、《商文明探微》等十几种。因他系山东聊城人，故老友称他为“山左史家”。

退休前，每给新生上第一堂课，平先生必做自我介绍：“我人名中的‘兑’，应读‘锐’。《汉书·天文志》云：‘兑作锐，谓星形尖锐也。’故我的字为‘寒星’。”他的性情和治史态度，正如他的姓名：待人平和谦逊，立论却鲜明而有锋芒。



做学问的人，离不开书，平先生也不例外。访书、购书、藏书、读书、写书，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老两口工资不低，还有不菲的稿费，除应付日常开支外，全用于买书。他曾做诗自况：“出卖文章为买书。”

爱书的人，往往藏之自用，绝不外借。正如宋僧惠崇说：“薄酒懒邀客，好书愁借人。”但平先生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的藏书对友人和学生是开放的。只是他取书借给你时，必用一张牛皮纸包好，还叮嘱借者，还书时要连同牛皮纸一起还。但他从不登记，他相信借者的德行。

我就多次去平府借书、还书。平府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院里有花有草有树，十来间青瓦白墙的平房，除卧室、厨房、卫生间之外，全用于放置书籍。客厅的正面墙上，悬挂着平先生手书的汉简横幅，录的是唐人韩愈的《师友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

记得几年前，我写《考清顺治帝之生平》这篇论文，关于顺治的丧事，是土葬还是火化，颇多迟疑，便于一个周日的下午去平府求教。我们坐在客厅中央的方桌边，周围全是书架，书香氤氲扑鼻。平先生安顿我坐下喝茶，便去了另一间房子，不一会儿就搬来一大摞书，有线装的老版本，也有平装的新版书，如《东华录》、《清实录》等等。

平先生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款款地说：“《东华录》中，可看到顺治死后数日，称‘梓宫’，又过数日则称‘宝宫’。前者即棺木，后者也叫‘宝瓶’，也就是骨灰坛。这就证明；顺治是有过出家经历的，先用‘梓宫’装殓，是礼仪需要，表明他曾有过皇帝的身份；再火化入‘宝瓶’，是遵守佛门的规矩。”

我问：“先生，为什么《东华录》以后的多种《清实录》版本中，却只有‘梓宫’而不见‘宝宫’？”

“问得好啊。我寻出这一摞书借给你，你可去细细比较。《东华录》是作者蒋良骐于乾隆时，摘抄自当时的还没太删削的《清实录》底本，故可信。后来的此类关于实录的书，是官方发布的，就将‘宝宫’删去了，是为顺治溢美。”

我连连说：“谢先生赐教。”

平先生打电话让我们去他家，是上个星期六。秋高气爽，院里的一树红枫，叶艳如火。在一畦金色的菊花前，摆了几张大方桌，桌上放着一摞摞的书。平先生坐在一把圈椅上，我们都围坐在他的四周。

平先生吸着烟，笑咪咪地说：“这些年来，你们到我家来借书、还书，因此我就知道你们需要些什么书。你们是历史系的有为者，已成气候了。我呢，想留点什么，让你们有个念想，想来想去只有书最适合。”

平先生爱书如命，如今却要散发出去，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不可！不可！”

他摆了摆手，说：“治史的专向性，决定了你们需要什么书。我都给你们找好了，分别放在桌上，每一堆上都搁着诸君的名字。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绝对是好

书。”

大家蓦地站起来，七嘴八舌地婉辞。

他说：“我不是白送给你们的，是卖给你们，一元钱一本。老师需要钱，你们不同意吗？”

我们能不同意吗？

有人说：“您可不可以把书价定高些？”

他沉下一张脸，说：“我是一口价，不改！各人把书拿走，钱就放在桌子上吧。”

在我的一堆书中，有清乾隆时刻本《东华录》，还有各个时期的《清实录》，以目前市价估算，值数万元。

告辞时，我们排列在平先生面前，鞠躬致谢，然后满载而归。

在平先生宴请的这一天上午，我们又互相打电话提醒：千万不能失约，定于十一点整到达。我们应该去迎候先生，而不可让先生等候我们。

当我们走进“红叶酒楼”时，平先生早已端坐在那儿了，这不能不令我们羞愧。

十人一桌，一共三桌。菜肴一道一道摆上来，杯子里斟满了红酒、白酒和果汁。十二时整，平先生端杯站起来，说：“谢谢诸君光临。名义上是我做东，其实大家都出了钱，这叫AA制，钱是大家买书的钱。我原意是赠书，恐大家不收，故说是卖书。但收了钱我心不安，便找了个相聚同乐的机会，把钱花了。”

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很高兴大家能来。借此机会，祝诸君奋发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也谢谢诸君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来，干杯！”

一个月后，平先生将家中的三万余册藏书，捐赠给本校的图书馆。

三个月后，平先生溘然长逝。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数月前，平先生已查出身患肺癌，已到晚期，却秘不示人，安详地将诸事安排妥帖。

哀乐低回，咸泪迸飞。

灵堂里，高悬着我们共拟的挽联：

教书、借书、赠书，泽惠后学；

研史、释史、撰史，功在千秋。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6日）



紫 鹊 界

聂鑫森

老摄影家关山越开着一台小车，沿宽敞平坦的山路登上紫鹊界的山顶时，已是暮色四合了。他从《新湘报》已退休七年，在职时是纯粹的摄影记者，丁点大的官衔都没有。

退休离岗那年，在一家大公司当总经理的儿子送他一辆小车、一套高档摄影设备，笑着说：“爹，从长沙去紫鹊界，没有车不行，你要拍出好照片，没有好设备不行。”

他拍拍儿子的肩，说：“知父莫如子，这礼物我收了！”

紫鹊界周围的梯田有八万多亩，一年只种一季稻。无法使用现代化的耕种设备，当然也不用农药、化肥，稻米的质地极佳，价格比其他稻米贵三倍以上。而且这里成了著名的旅游地，一年四季游人如织。

暮色由淡青变成深灰，等待收获的稻田呈现出厚重的暗金色，极有质感。弯弯曲曲的田埂抛掷出遒劲的线条，如蛟龙腾跃。天上出现了灿烂的星光，还有一弯月牙。散落在梯田各处的农舍，亮起了红红的灶火，亮起了橘黄色的灯光。关山越忙打开照相机。

不远处一座供游客歇脚的木头房子里，走出一个头扎长巾的汉子来，喊道：“关兄，我在此等候多时了。”

关山越一回头，惊喜地说：“梅兄，你怎么来了？”

“你公子打的电话，怕你有闪失哩。你先拍照，我到木屋里去煮茶，等会儿我们再扯谈。”

“好。”

关山越第一次到紫鹊界来，是1975年秋，那年他正好三十岁。他是从工厂宣传科调到《新湘报》当摄影记者的，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搞新闻报道的业余通讯员，但拍过不少好照片登在报纸上。上任没俩月，省里“农业学大寨”办公室的负责人找到他，说新化紫鹊界开垦的梯田比山西大寨的规模还要壮观，是个值得宣传的典型，于是他随陪同的人，在稻熟时节来到了紫鹊界。那时提倡采访作风的简朴，没有惊动当地任何人，花了几天时间拍了一大组照片回到省城。

这组照片以专版发出，大标题极醒目：“紫鹊界——农业学大寨的标杆。”接着，这组照片又参加了全国摄影大展。关山越成了摄影界升起的耀眼新星，成了报